

结丹之旦

赵德发

那种白光终于出现了。

本来，蔡缪内视腹腔，是什么也看不见的。那儿像往常一样黑如深渊，暗无天日。

然而就在这无边的黑暗之中，突地跃出一个亮点，转瞬即逝。蔡缪正惊异间，那亮点再度出现，并且逆任脉而上，像一颗流星飞速地经过下丹田、中丹田、膻宫三窍，最后在上丹田也就是两眉间稍稍向上的地方停住，圆圆亮亮，熠熠生辉。蔡缪此刻虽然还是闭着双目，但看得清清楚楚。

蔡缪端坐在那里一动未动，心里却是惊喜万分：“阳光初现”，这是结丹的征候呀！

他感觉了一下，脐下一寸三分，肚腹里面，果然有个拳头大的硬团定在那里。因了它的存在，全身无处不松，元气无处不通，滋滋润润，团团融融。

这就是“气丹”。有它在身，我就与从前判若两人，健康长寿，成为《丹经》上讲的“地仙”啦！

一股难言的喜悦，从他内心深处汹涌而出。

六个月了。六个月的辛劳一言难尽。就在这间位于后院的闲房里，他与家人隔绝，吃睡在此。吃睡之余，便是坐在蒲团上修炼。正头直身，含胸拔背，舌抵上颚，眼垂帘耳内听。先是三个月的筑基，收心止念，放心静心，一线意念只在下丹田那里。调气，调精，以使气血流畅，肾固阳壮。而后便是三个月的炼精化气：一念不生，万缘顿息，虚心凝神，不即不离，忘人无我，虚极静笃，直至生机顿起，阳物无念而举。此为外药产生，于是调之养之，待不老不嫩时欣然而采。来之而炼，以真意为火，内呼吸为风，风助火行，急缓轻重，日夜施行“小周天”功夫，直至今日。

“一粒金丹吞入腹，始知我命不由天”，“群阴剥尽丹成熟，跳出樊笼寿万年”。

蔡缪的耳边，此刻又想起了陈臬大师的话。

煌煌金丹大道，今有我蔡缪行进其上矣！多谢恩师指点迷津，多谢恩师传经送宝！

蔡缪睁开眼睛，拱手向着北方礼拜。

蔡缪多次想过，与陈臬大师的相识乃自己的造化。如果不是遇上他，自己今天还会在京城国子监里丢人现眼。蔡缪从十八岁上就考秀才，考到二十八岁上也没考中，遂明白自己不是大器，放弃了科考一途。但考不中却还是想有学名，想了几年之后，去岁恰巧胡人犯境，朝廷惶急，便下诏令天下纳粟纳马者可入监读书。蔡缪想那天下秀才谁不想入国子监，无奈要先考上廪生，然后再一年年地等待。因为一县一年才贡举一名而且要按资历，所以等着等着头便白了。今天有这捷径，何乐而不为？于是卖掉良田千亩，换得监生资格。此时他刚纳二八娇女惜惜为妾，正享鱼水之欢，也竟狠下心来离她进京了。入了国子监，方明白自己这种花钱买的“例监”与通过科考正途上去的就是不一样，惹人教授功课的五经博士瞧不起。人家把他们集中

在一处单独授课，来授课的老师还对他们冷嘲热讽。有一回，一个糟老头子曾借用孔子“有教无类”这话，说国子监“良美兼收，真乃夫子遗风也”。“例监”生员当然听出了其中意思，一个个羞容满面抬不起头来。私下里也有气粗者发泄愤懑，但终是上不了台面。蔡缪心中郁闷，时常到酒楼讨得一醉，去妓院一度春风。然而没过两月竟是身染沉疴，饭食难下，只好去找郎中诊治。寻到一家药铺，只见坐堂先生是一个虬须老者，见他进来便微笑道：“恁般七尺男儿，为何来京城自讨羞辱？”蔡缪一听此话十分蹊跷，便问：“你怎知道我的来历？”虬须老者道：“我不但能知你所来，还能知你所归。”蔡缪问：“我归往何处？”虬须老者道：“归往金丹大道。”蔡缪说：“何为金丹大道？”虬须老者道：“你跟我来。”遂引他到一内室。蔡缪只见此室布置典雅，且有异香氛红其间。老者令蔡缪立定闭目，展掌在他头脑前后用力比划。蔡缪虽是闭目，却见一颗明珠在他眼前晃晃悠悠。俄顷，老者让他睁眼问其所见，他如实告之，并问那珠为何物。老者道：“那就是我之金丹，让你一见。”蔡缪问金丹现在何处，老者将手一拍脐间：“在这里。”蔡缪原听说过道家修炼内丹一事，但不明白此举有何功用，欲问，又记起前来为的治病，便让老者为他对症下药。老者哈哈一笑：“伤病已好，为何还要再治？”蔡缪感觉一下，身体果然轻爽如初，大奇，随即拜倒称谢，并请其讲金丹大道之妙。虬须老者扶他起来，让他晚间再来。

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那个晚上，蔡缪一边听讲一边想到此言。此时他已知道虬须老者姓陈名臬，自幼熟读道经，二十岁云游四方，三十岁上得遇海琼子白玉蟾大师，习得金丹秘法，从此进山修炼十二年，丹成功就。而后发愿普济众生，进京城借行医收徒传道。那晚上他讲了许多许多，最让蔡缪大彻大悟的则是丹道之根本：《道德经》讲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也就是虚化神，神化气，气化精，精化形，形乃成人。万物都有生死，唯虚无的道原体长存不灭。那么要求长生，只有沿着生成之路一步步逆回，即合三为二，合二为一，化一为虚。知此道者，怡神守形，养形炼精，积精化气，炼气化神，炼神还虚，金丹乃成。陈臬还讲了丹道的几个步骤：一为筑基；二为炼精化气；三为炼气化神；四为炼神还虚。而后三步，步步都可结丹，只是有高下之分。

他还告诉蔡缪，天地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是生命。生命之延长是世间头等大事。

“死生由命，富贵在天”，此言谬也。健体长生，全在人为；寿数死期，不由天定！待你身怀金丹之日，你将雄踞世间，睥睨一切，那般境界实在难与外人道也……

蔡缪听到这里，惟求大师快传真道。他叫一声“恩师”长跪不起。大师去铜炉里添一炷香，将自撰的一卷《丹经》拿出，让蔡缪粗看一遍，然后将功法向他详细讲说起来……如此三夜，他将大师所传一一记牢，便到国子监诈称回乡治病，随后脱钩鱼儿一般离开了京城。回家后，他顾不上与妻妾缱绻，只与她们和管家交代了一番，责令谁也不准随便打扰，而后就一头扎进这间屋子，一日三餐只由男仆煊儿送来，直到六个月后的今天…

听得鸡鸣声啼亮，看着窗纸显白，蔡缪知道这已是卯时。卯酉为中，阴阳平衡，一日周天之最佳时刻。大师说过，此时最易结丹，“金丹顷刻刹那成，一元复始新坤乾”，那么今天的卯时旦晨便是我生命中的重大喜日了！

他走出屋子，只见东方曙色初现，星辰寥落；院中花木滴露，幽静异

常。他站定在阶前深呼吸几回，胸中喜悦沛然难探，便急于要说人听听。说给谁呢？他首先想到的是惜惜。

蔡繆十九岁娶妻，妻为甄氏。甄氏温柔贤惠，只是只生闺女不生儿子。前年她生出第四个，痛哭一场后便劝夫纳妾。蔡繆心中也早有此意，听甄氏说出此事便顺水推舟，花重金让媒人从南乡聘了一个。娶妻娶德，娶妾娶色。这个惜惜生得画中人一般，让蔡繆在洞房花烛夜里连连咏叹“今夕何夕，奈此良人何”。之后的两个月里，他沉溺在惜惜房里难以自拔。直到闻听皇上下诏，他才幡然醒悟，明白“小登科”到底不是“大登科”，身为男儿还是要求功名去，于是就卖田纳捐去了国子监。哪知南辕而去，北辙而返，从京城回家的他竟是丹道之徒了。他记得，自己在与惜惜言明心志的那天夜间，惜惜紧紧抱住他痛哭流涕，真真是梨花带雨疼煞人。可是蔡繆心意既决，还是挣脱她的怀抱开始了独身修炼。这期间，惜惜曾三番五次前来探视，殷切之情溢于言表，但每次都被他呵斥回去，最后他干脆让焕儿把后院的门锁上。惜惜欲进不能，便站在门外大声哭喊：“你真是铁石心肠……”可是蔡繆心无旁骛充耳不闻。惜惜得不到回应，以后才来得少了……

此时惜惜的哭声又响在了蔡繆耳边。不知为何，现在他身内有丹却少了铁石心肠。

心肠变软了，融化了，化作两滴泪水涌出眼窝。不知不觉的，他的两脚已经向着前面的中院走去。走到那个雕着花榻的西厢房门，他急急敲了两下。

久守空房的惜惜打开房门自然大喜，展臂搂住夫君连连跳跃。蔡繆来不及报告结丹的喜讯，神志就被眼前的情景摘得恍惚不清：原来惜惜在跳跃时已把外衣抖掉，只剩下个滑溜溜的光身子在他怀中。不知不觉的，他就被惜惜牵引到了床上。直到事毕，他才突然惊觉：完了，完了，半年之功毁于一旦！

“二八佳人体如醉，腰中仗剑斩愚夫，虽然不见人头落，暗里教君骨髓枯。”吕洞宾的这首诗，陈臬大师向他传道时曾吟咏再三让他记牢。陈大师讲，金丹大道最忌女色，要畏色如虎避色如狼。炼丹的基药便是精，精聚而功聚，精失而功失。蔡繆严守师训，半年中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历尽艰险。先是收心养性，断绝淫念，内念不出，外念不久，直至人我两忘。待到静极生动，一阳初动，阳物无念而举，此是产药之时，更难把握：因丹田融融洽洽，周身酥绵快痒，淫念最易产生。然而陈大师交代得清楚，此刻有淫念的为浊精，万万要不得的；只有无欲之精才是清精，才有效用。即使产了清精，在采用上也有不尽玄妙，火候要不老不嫩，时机上要不早不晚。稍一不慎，精撞阳关而出便是“大丢”，前功尽弃。

不知这次“大丢”后果如何？

蔡繆披衣起坐，闭目凝神，想验证一下。这一验使气得七窍生烟：那白光与丹田都没有了，无影无踪了！

他早知道，炼就“气丹”，成为健康长寿的“地仙”只是一个初级阶段。他的目标，虽然不敢盯向金丹大道的终极--炼成“阳神丹”成为“天仙”，但他起码是要炼成“神丹”，让自己成为“人仙”的。而现在，我连刚刚取得的成果都丧失了，更何谈别的！

他气急败坏地穿上衣服，向仍然躺在那里含情脉脉瞧着他的惜惜瞪眼道：“毁了我的大业，真想杀了你！”而后拂袖而去。

再回到后院的时候，一轮红日已经从村东坡上兴起，煦煦熏熏照亮了天地。蔡繆看着它，忽然想到：这轮太阳，就是宇宙之丹呀！有它在，天地乾坤就不会毁坏。人以身体为鼎炉炼丹，其实就是效法宇宙呀！

天不变道亦不变，道不变吾心不变！

蔡繆看着那轮太阳，一边谴责着自己的软弱变节，一边下定了重整旗鼓的决心。他想，要远避女色，亲近丹道，惟有离家进山！而且，这一回不炼则罢，一炼就要炼成“神丹”，成就金刚不坏之身。哪怕三年五载，不成决不回来！

他想起，东边三十里处有座青驼山，山中有个元清观，半年前他临去京城时，为求路途平安曾去那里进香，认识住观的玄明道士。如果去他那里修炼，可以远离凡尘未得幽静。对，就是这么个主意！

决心既定，蔡繆打算立即付诸行动。此时听得前面两进院子都有人声，家人与管家、仆人们都起床了，他便走了过去。

甄氏正在中院给两个最小的女儿梳头，蔡繆一出现，两个小丫头惊喜地齐声喊爹，甄氏却瞧着他眼泪汪汪。蔡繆问：“大清早的，为何流泪？”甄氏扭头瞅一眼依旧闭着门的西厢房，幽幽道：“只道官人真的洁身修炼了，却不想是哄人的。”蔡繆便明白自己到西厢去已被甄氏从房内瞧见。想想自己正懊悔着，甄氏却对这事生怨，不禁心中气恼起来，大声道：“快去叫惜惜起来，都到前厅去，我有事要说！”说罢，自己先去了前院的厅房。

妻妾两张脸，一黄一红刚刚凑齐，蔡繆便把自己的心志说明。听罢，两个女人的脸都变成了青的。惜惜抢先道：“官人，万万使不得！”甄氏也说：“使不得呀官人！”蔡繆拉长了脸说：“如何使不得？”甄氏说：“你一走要三年五载，家里怎么办？”蔡繆说：“不是有管家么？再说，有两千亩地躺在那里，还怕饿着你们？”惜惜接着说话了，她的意思讲得明白：“你就忍心叫姐姐与我守活寡？”蔡繆看看她那年轻而娇美的脸蛋，沉吟片刻说：“守不得活寡，你就改嫁好了。”惜惜一听这话，“扑通”跪倒放声大哭：“官人怎么说出这等活来，俺怎会有那份心？俺索性死在你眼前吧！”说着爬起身来就要往墙上撞。蔡繆急忙拦住道：“小娘子不要如此糊涂，我那话说错了，就当我放了个屁，好么？”惜惜止住哭问：“这么说，你回心转意啦？”蔡繆摇摇头：“诗曰：‘我心匪石，不可转也。我心匪席，不可卷也。’”惜惜听了此话，掩面号哭跑回了后院，甄氏知道丈夫是任怎样也说不转了，坐在那里只是垂泪抽泣。

吃过早饭，蔡繆便向管家的四丰老叔托付家务。蔡四丰是蔡繆的远房叔叔，家中田产不多，从祖父那一辈起就在这里当管家，三辈人都对主人忠心耿耿，没有丝毫让人不放心之处。四丰老叔这时当然也劝主人不要离家，后来见实在劝不动只好说：你既然铁了心，就放心地走吧，家里的事我一定管好，隔两三个月我就找你述说一回。

这么安排停当，蔡繆便让管家准备了银两，让甄氏准备了衣物，带着十七岁的男仆焕儿向青驼山进发。临走，姜妾自然哀恸不已，四个闺女还哭喊着捉袖牵裾，而蔡繆不为之所动，将袖裾上的那些小手一一摘除，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家门。

下午，主仆二人风尘仆仆踏入青驼山元清观。正值中年的玄明道士正独坐在院中树荫下饮茶，蔡繆走上前去深深一揖：“道长，还记得西乡蔡家村蔡繆么？”玄明道士记起来了，急忙起身还礼，让座宫茶。之后，他拈着

一把山羊胡子问：“蔡监生今天驾临敝庐，莫非还是烧香还愿？”蔡繆急忙摇头道：“不，不。”接着，就把他想借住这里修炼内丹的打算说了出来。

不料，玄明道士听后，竟是手拈须尖嘿嘿无言。蔡繆看出他的踌躇，认为道士担心会给他带来分食之虞，便说：“道长放心，我此次进山带得充足银两，不消道长破费。”

而且焕儿常年在此陪伴伺候，遇事也不会劳您大驾。另外，我借贵方宝地，是必定奉献租金的。”玄明道士点头笑笑，开口说道：“蔡监生是错解我意了。我之所以犹豫，是恐你不知丹道之险难也。我入道已二十余年，其间也多次习炼内丹之法，然而不是半途而废，即是功亏一篑。因此在近年来再也不立鼎炉，只是研习符录、斋醮之术混些衣食而已。你今日心雄志壮，锐气凛厉，怕只怕修炼一些时日之后不见果报，生出悔心退意，岂不是枉费财力？为此，我奉劝监生三思而行，慎之又慎！”蔡繆听到这番话语，摇头笑道：“沧海可填山可移，男儿志气当如斯。”玄明道士听了，将两手一拍朗声说道：“好一个男儿志气当如斯！我给你收拾房舍就是！”说罢起身，领蔡繆到后院的东厢房，问他住在这里可好？蔡繆看看这房小是小些，却是僻静，再者与其相邻的还有一间小屋，可做厨房同时也可做焕儿睡处，便点头称谢，心中还暗暗给这屋起了个名字，叫做“金丹静室”。

蔡繆走出屋来，见此院还有三间正房，便知是道士住处。听玄明邀他进去坐坐，便随其而入。见这屋分明暗两间，明间一张靠墙支着的八仙桌上有香炉经书，暗间的屏风架下却露出一只女人穿的绣花小鞋。蔡繆便明白玄明为何炼丹不成，心中随即生出对他的不屑来，然而又想人各有志，我炼我的金丹，他恋他的绣鞋，管这闲事做甚？遂装作看不见，接着说话。他记得上次来时，见这道观里还有一个老头，便问那位老道长在哪里。玄明笑道：“什么老道长，那不过是个凡俗之人，一个姓钱的老头，我给他个饭碗，让他给我看门罢了--他住在前院。”蔡繆看着面前的玄明，心想，还不知哪一个到底是凡俗之人哩！

接着，玄明道士便说起他的苦衷来：因这元清观地处深山，香火不旺，所以房舍简陋，一直留不住人。他年轻时这里还有三四个道友，后来一个个都投奔了山外的道观，只剩下他一人厮守。如此势单力孤，连给人做道场都不够人手，只好到人家的班子里当帮手。说到这里，玄明道士喟然长叹，蔡繆也点点头对他表示同情。

当天晚间，玄明道士让看观老头做了一顿饭，算是招待蔡繆主仆。吃过饭，蔡繆让焕儿铺好睡床，取出丹经，就着灯下读到半夜。出门看看星象已至子时，便净过身，回房安好蒲团，盘腿坐定，开始了修炼。他修炼的内容当然还是炼精化气。想想因为在惜惜那里的“大丢”，他不得不从头炼起，那般悔意还是十分深重。他在心里痛骂自己几句，而后才收心入静补习旧课。估计子时过去，他才上床睡下。等到天亮，让前院的钟声惊醒，知是玄明道士在做晨时功课，便急忙穿衣起来，到“三清殿”跟着玄明焚香叩首，朝真礼圣。简单的礼节完成后，玄明与蔡繆寒暄几句便回了自己房中。蔡繆则踱步到观外，看了一会儿山景。见青驼山此刻因晨雾缭绕，愈发显得与世隔绝，他更感到自己做出的抉择正确。回到观中“金丹静室”，捧读一会儿丹经，接着又盘腿打坐，修炼起来。

这天，焕儿揣些银子下山，到八里外的集市上买了米面青菜与锅碗瓢盆，到山上便做起饭来。蔡繆见观内二人一天只吃两餐，便让焕儿学着。自

此，元清观的一早一晚，都要冒起两股炊烟。

不过，在这两股炊烟中，由钱老头燃起的那股有时单薄而短暂。这个时候，便是玄明道士下山做道场去了。他做的道场多是为死者超度亡魂，或需一天，或需三天，更长者有七天、二十一天甚至四十九天，这要看丧生是富户还是穷人。在玄明道士不在山上的日子里，焕儿一有空就找钱老头说话。钱老头耳朵有点聋，因此二人说起话来便是吆吆喝喝。他们说山说水，说庄稼说牲口，很有些共同语言。然而话题一转到玄明道士，钱老头总是三缄其口。在读经、练功的间隙，蔡缪也曾参与他们的对话，但因钱老头对丹功一无所知，而且在话语间流露出嫌他有福不享却跑到这里受罪的意思，蔡缪便想，到底是村野老头，他听丹道就如听“阳春白雪”，无论如何是听不懂的，他只配听“下里巴人”。后来，便很少再找他说话。

不过，他听焕儿说，在玄明道士下山的时候，钱老头的饭食极差，一顿只有半碗糙米。这是玄明道士的安排：他每逢下山，都要将米在自己屋里锁牢，算算下山几天就量给老头几碗。听说这事，蔡缪便动了恻隐之心，让焕儿把剩饭剩菜给他一点儿。这么做了，蔡缪便有一种欣悦感生出来：修习丹道也讲“心德功”，因为“德化乾坤”，“德养浩然气”，那么我做了心德功，肯定会有助于丹功的。

每等玄明道士做完道场回到山上，元清观里都要失却一阵平静。玄明先将肩上的米袋卸下来，大声指挥钱老头收好，然后便抹一把油光光的脸盘找蔡缪说话。这时蔡缪便不得不停止读经或练功，坐在那里听玄明道士亢奋地讲他的山下见闻。有意思的是，玄明每说到丧家女眷，都要特别提及她们俊不俊俏。蔡缪心里暗暗发笑：原来你到人家之后光是瞅女人呀？

有一回下山回来，玄明道士却奇怪地没做张扬。他肩上没有米袋，身后却跟了个女人。那女人已是半老徐娘，长相平常，进观后在玄明的导引下先到“三清殿”叩了个头，接着就随他去了后院，半天后才羞答答地出来，让玄明送下山去。玄明再回到山上，腆着脸向蔡缪解释：这是他的一个表妹，今天为儿子的事情到观里还愿。蔡缪心里发笑，脸上却没有流露出来，只是点头敷衍。

玄明道士的表演，从反面激励着蔡缪。他想，自古以来谁都想得道成仙，那么人仙之间的区别到底在哪里？归根结底就在于能不能摈弃声色财货，能不能割舍嗜欲贪念。

玄明呀玄明，你这么下去，与行尸走肉何异？

这么想着，自己在修炼上也益发抓紧，朝乾夕惕，毫不松懈。尤其是到了半夜，正值“活子时”，是起火炼丹的最佳时刻，他都是准时起来，发动意念，“运转河车”，以候天人合发之机。

有一天，他终于又等来了“一阳初动”。喜悦之余谨慎调之，以后牢牢守住会阴窍，使得精药越来越旺。若干天后，调至外阳再兴，等来气满精足之候，把握时机，速速采而封炉。封炉温养一段，再起火来炼，精神集中，抱朴守一，一念不起，一意不散，文火武火，长吸短呼，用尽了各种玄妙功夫。忽一日，他只觉体内雷轰电掣，山摇地动，一股气自会阴处沿脊骨冲向头顶，甘甜之津液顷刻满口。真像丹经上讲的“溶溶然如山云之腾太虚，需靠然似膏雨之遍原野，淫淫然若春雨之满泽，液液然像河水之将释。百脉冲和而畅乎四体，真个是拍拍满怀都是春也。”他知道，这是自己又炼到了“真铅入鼎”、“去矿留金”的地步。这种境界他在家中已体验过一次，但这一次

比那次更为强烈与持久，此境界过去后，他小心翼翼，继续修炼，三天后，他一直期盼着那种白光又出现在眼前，那种神秘的气团也又出现在腹内。

这时又值卯时，又是一个结丹之旦。蔡繆走出观门，到路边一个石台上站下，东方已是彩霞满天，红日乍现。算算进山已有两月，而历经两月才把那“大丢”补起，蔡繆愧喜参半，短叹长吁。

这天上午，蔡繆正在静室内默想下步怎样养丹，焕儿飞跑进屋叫道：“老爷，管家爷爷来了！”蔡繆走到观门看看，果见那条石阶路上喘吁吁爬上了四丰老叔，他的后边还跟了一顶四人小轿。蔡繆立刻猜到，小轿里肯定坐着惜惜。把老管家迎进观内，小轿随后落定，掀帘而出的人果然不错。蔡繆看见那张多日未见的俏脸，心里一阵激动，但转瞬间又波平浪静。他说：“惜惜你来干啥？”惜惜不说话，只是瞅着她的夫君流泪。

蔡繆让她瞅得尴尬，扭脸瞅向别处，却见玄明道士正在“三清殿”门口大张着嘴瞅惜惜。

蔡繆有些恼怒，便让管家与惜惜到他屋里，让轿夫到树荫下喝茶。

进屋后四丰老叔先开口说话，他将两月间家中事务择要讲过，接着又拿出了几十两银子和甄氏托他带来的一些日用物品。说完这些，老管家说要去看看焕儿，转身走出房门，将惜惜扔在了这里。惜惜见他出了门，喷涌着泪水就往蔡繆身上扑。蔡繆早有防备，侧身一闪让她扑了空。惜惜跺着脚哭道：“你可把小奴家害苦了呀！”蔡繆说：“你也把我害苦了：两月前你害得我前功尽弃，今天我新丹初成，你却又来了，你是存心跟我作对呢！”惜惜擦一把眼泪瞅着他说：“你真是把咱俩的恩爱忘净了？你即使忘净，可你也不该不理孩儿呀！”蔡繆诧异地道：“孩儿？哪来的孩儿？”惜惜这时一拍小腹：“孩儿在这里。我已两月不再来红，让郎中把脉，郎中说是有了，我便跑来向您报喜。”

蔡繆一听，惊喜莫名。想想自己多年无子，为此才有了娶妾之举，然而自从迷上丹道，竟把这事淡忘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两月前就在自己丢丹的时候，惜惜腹中却是珠胎暗结，让他有了孩儿。说不定，惜惜这一胎就是儿子呢！福祸相倚，此言真是不谬。这么想着，看惜惜的目光里便有了几分柔情。惜惜发现了这点，便抓过夫君的一只手来，说：“快摸摸你儿吧。”蔡繆便去摸。谁知，孩儿没摸着，却摸到了已经久违了的那种迷人的柔软。惜惜呻吟一声，一下子歪倒在他的身上。蔡繆只觉得裆间奋然硬起，那物敲醒他淫念的同时也敲响了他心中的警钟。他猛地将惜惜一推喝道：“快起来回家去！”惜惜睁圆眼道：“你真是一条道走到黑啦？”蔡繆说：“这是什么话？我走的是金丹大道，光明大道！你妇人家休讲不祥之言！”说罢就走出屋门，指挥焕儿生火做饭。

谁知中饭做好，管家与轿夫们吃了，惜惜却是不吃，只管坐在屋里流泪。蔡繆虽有几分疼她，但看见时光过午，还是硬起心肠撵她下山。惜惜见实在没有指望，便带着满脸泪水钻进了轿子。

蔡繆目送他们下山后，一回身便看见玄明道士还倚在门边远望那顶轿子。待蔡繆走近，他嘻嘻笑道：“监生有如此美妾，且不管不顾，贫道佩服之至！”蔡繆不愿答他这话，径直走向观内。待进了门，听玄明道士尚在外面说：“仙道通，人道选，何舍近而求远乎……”

蔡繆将腹中气丹养过三七二十一天，等“阳光二现”即眼前再次出现白光，便转入了高层次的修炼：炼气化神。这至少需要三年功夫的壮举让玄

明道士也深受感动，他主动为蔡缪择定吉日，设坛摆供，祭告神灵，祈求成功。仪式结束，他还写了一系列黄纸丹符贴于蔡缪的静室门口，拿一柄桃木剑与一面铜镜置于室内，同时在屋里屋外遍撒雄黄，以避邪魔。蔡缪则焚香沐浴，于当天夜间的正子时，万分庄重地坐上蒲团，开始了新一轮修炼。

蔡缪遵照经书教导，先是凝神入气穴，含光静养，默守气丹。数日后于静定之中，性光上升，呈“阳光三现”之景，则接行采大药之功。此番之药乃先前炼就之气丹，当是时，他凝神入定，专用目光内视，日夜观照中丹田即心窝部位。若存若望，轻轻寂照，意念集注，兢兢业业。此后，生药之景便次第出现：丹田火炽，两肾汤煎，眼吐金光，耳后风生，脑后鹫鸣，身涌鼻搐，此谓“六根震动”。紧接着，便是炼服大药。此时，丹田中现出一物，大如弹子，热如火珠。此物极其活泼，滚滚转转，须努力守护之。它上冲心位，心位不贮；下奔阳关，阳关已闭；转滚谷道，然而蔡缪早有防备，屁股下有一个馒头状木座，将肛门堵得严严实实。火珠不得漏，便转冲尾闾关，这样，蔡缪因势利导，引其过关开督。待大药沿督脉冲向头顶，只听轰的一声，云腾雨施，口中甘露下降，随接随咽。同时，导引大药一直沿督脉、任脉做循环运转。而后，入大定七日，行大蛰七日，忘形忘我，外不知有身，内不知有心，守中抱一，此时中丹田便有“丹苗”存焉。

这一过程下来，已是大雪纷飞，年节临近。老管家于腊月二踏雪上山，一是报告租粮收缴情况，二是迎请主人回家过年。哪知道，主人将肚腹一拍道：“丹苗已生，正须勤勉，家岂是能回的？”老管家大惑不解，说：“过年都不回，这怎么使得？”蔡缪说：“使得使得。你们好好过，不要管我。”老管家劝说不动，可急坏了焕儿。焕儿跪倒在主人面前哀求，主人却说：“你下山好了，过完年再回来。”此言刚出，老管家却将眼一瞪：“他敢？”焕儿只好说：“老爷不走，我也不走吧。”爬起身来，擦眼抹泪送老管家下山。

除夕这天，玄明道士允准钱老头回家，他与焕儿合作一处，弄了些酒菜，三人在一起吃了。道士早早回屋睡下，蔡缪依然端坐蒲团，直到年夜过去，山下村庄遍响爆竹。

蔡缪这时所做的，是温炼胎药的“大周天”功夫：以中下二丹田为鼎炉，使气药丹苗在其中做轻微的升降循环。此功夫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复杂，其中自有多种变化，所需时日特别的长。蔡缪一天天地做下去，不知不觉间外面已是春暖花开。一天老管家又来这儿，是特地向他报喜的：惜惜产下一男，蔡家后继有人。蔡缪听了，脸上现出喜色，并且连声说“好”。老管家这时便趁热打铁，劝他回家看看儿子，可是蔡缪却又摇头拒绝。老管家长叹良久，只好放下一些银子下山回去。

半年过后已是秋天，惜惜突然坐着轿来了。一进元清观，这位变得白胖丰腴的少妇便抱着孩子往后院里走。哪知走到夫君的静室门口，却被焕儿挡住。焕儿把她叫到一边小声告诉她：老爷早已辟谷入定，不吃不喝坐在那里有二十多天了，中间只醒过一次。

惜惜说：“今天快把他叫醒！我特地雇了轿子来让他看儿子的，怎能不叫醒他？”说着就往门口走。焕儿又急忙拦住她说：“少奶奶万万不可莽撞，惊走他的阳神可不得了！”

你让我轻轻一试。”说罢，便蹑手蹑脚走到屋里，到主人面前耳语一般小声唤道：“老爷，少奶奶来看你了，还带着公子呢。”这么一遍一遍，蔡缪还是不醒。惜惜急了，也到他面前轻声喊叫，然而夫君还是没有反应。正在

这时，惜惜怀中的孩子一伸手，便扯住了他爹的胡须，且摇摇拽拽。蔡繆这时才慢慢睁开了眼睛，然而睁开眼睛后却是愣愣怔怔目光漫洒。焕儿说：“老爷，你看是谁来啦？”惜惜说：“夫君，你还认得我么？”蔡繆这时才将目光聚焦于惜惜身上。惜惜趁机举起孩子说：“你快看看，这是咱的儿子！”蔡繆便定睛去看，看了片刻似乎笑了笑，轻声说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说罢又闭上了双目。

惜惜蹙眉道：“俺娘儿俩一路颠簸来看你，你就连话都不说上几句？”蔡繆还是轻声说：“好了，走吧。”眼睛是再不睁开了。惜惜这时泪水喷涌，开口骂了起来：“你真不是个人呀……”

这时，玄明道士已在门口站着，见到这番情景便对惜惜说：“娘子不必生气，且跟我到这边歇息喝茶去。”惜惜一边哭，一边跟他去了正房。惜惜到屋里坐下，玄明道士摇头长叹道：“唉，你夫如此痴迷，也真是苦了你啦！”说罢倒了茶水递与她，并趁机摸了摸那只酥手。惜惜哪见过这个？脸色腾地通红，抽回手来不知所措。正在这时，焕儿青着一张脸过来，口称请少奶奶到前边用茶，惜惜便起身跟他去了。焕儿做出中饭，惜惜还是没吃，待轿夫们吃完，她回头很慢地瞅了夫君的静室一眼，而后抱着儿子上轿下山。

蔡繆的辟谷、入定一连持续了三个多月。这期间多亏焕儿忠心耿耿，按照主人事先做的交代，一天到晚守在静室门口，不让有人惊动了他。另外，他还需隔一段时间，或二七，或三七，轻轻唤醒主人一次，以免他入定过头，走了阳神。大约过了百日左右，蔡繆终于醒了过来，恢复饮食。不过，这时的他吃饭很少，但精神清爽，依旧日日夜夜静心温养腹内丹苗。

转眼到了腊月，老管家又来劝请主人下山过年，但蔡繆依旧说不。老管家说：“公子已经会走了，实在招人喜欢。”蔡繆点点头：“知道了。”老管家见他还是这般模样，只好嘱咐了焕儿一番，自己下山去了。

这一次过年，元清观中只有蔡繆主仆二人。腊月二十六这天，玄明道士把钱老头打发回家以后，第二天却向蔡繆与焕儿讲，他已多年没回家，今年想回去陪一陪年过八十的老父。蔡繆说，你只管放心走好了，我让焕儿看好道观，不会有事的。今天，玄明道士就收拾一番，背着个大包袱走了。除夕夜，焕儿伺候主人吃完，自己草草吃了一点儿，到院中站了片刻，见冷清至极，不禁想爹念娘，呜呜咽咽哭了起来。蔡繆走出来，抚着他的肩膀道：“焕儿，我知道你陪我陪得好苦。你放心，等我功成丹就，不会亏待你的！”焕儿听了主人这番安慰，才渐渐收住眼泪。

大年初三，钱老头回到了山上，听说玄明道士回家陪老父去了，他诧异地道：“他爹前年已经过世了呀。”焕儿也觉此事蹊跷，但蔡繆一心扑在炼丹上，并没在意。四五天后，玄明还没回来。钱老头说：“等到十五看看吧，十五再不回来就是出事了。”

等到元宵节，还是没见玄明。十六这天，从山下上来一项轿子，离得近了才看清是四丰老叔带着来的。焕儿飞跑下去迎接，惊喜地问：“管家爷爷，你怎么来啦？”老管家说：“我来接少奶奶回家呀！”焕儿瞪圆了眼道：“少奶奶？这儿哪有少奶奶？”老管家一听差点晕了过去，问：“那个道士在不在？”焕儿说：“年前就走了，至今没回来。”老管家顿足拍额道：“毁啦毁啦，少奶奶一定是让那狗道士拐去了！”

老少两个急忙进观向蔡繆说，蔡繆一听也是乱了方寸，黄着脸让老管家讲述事情经过。老管家说：“腊月二十八这天，立玄道士一大早就带了一

顶轿子到了门上，说蔡缪想让惜惜母子上山陪他过年。还说因焕儿伺候主人离不开，蔡缪就委托他雇了轿子来接。

老管家想玄明道士是个出家人，应该信得过的，再说他正担心主人在山上冷清，就赶快告诉惜惜此事。惜惜当然不胜欣喜，当即收拾了东西跟着道士走了。这事还惹得大奶奶好一个不高兴，这些日子在家里老是发脾气，嫌主人光想着小的，把她给忘了……

蔡缪听后，咬牙切齿骂道：“这个千刀万剐的玄明……”老管家长叹一声道：“唉，这事也怪老爷。老爷只想着炼丹，对家眷不管不顾，好人还不乘虚而入？”蔡缪哑然片刻，恨恨道：“惜惜这小贱人，她走就走了，可她该给我留下儿子！管家，你快让人给我找去！”老管家说：“找是一定要找的，可我也劝老爷就此下山，别再炼这什么丹啦。

再炼下去，家将不家呀！”蔡缪摇头道：“我已炼到这般地步，岂能罢手？寻孩子一事，我就拜托给你啦！”此时焕儿已向钱老头讲了这事，钱老头过来也骂玄明缺德。老管家问他能否提供线索，钱老头说他只知道士的家在临川以东，别的概不知道。蔡缪对老管家说：“那就快到那里找去！”老管家气急败坏，一路骂着蹒跚而去。

这时，钱老头已砸开玄明道士的房门，到屋里查看了一番。出来后对焕儿说：“这个狗日的可真精细，值钱的东西一件也没留！”他跟焕儿说，既然道士逃遁，无人供他饭食，他也没有必要在这里守几间破房子，索性回家抱孙子去。焕儿害怕冷清，极力挽留老头，还让主人也出来劝说。蔡缪说：你不走也饿不着你，我供给你吃的。然而钱老头还是不变主意。他重回道士房中，搜集了一些旧衣之类，用大包袱负在肩上，像头老骡子一样走下山去。焕儿把他送出好远，才挥泪而归。

此后的几天里，蔡缪的金丹大业遇到了严重危机。他只觉得心乱如麻，再打坐时拴不住心猿意马，老是惦记惜惜与儿子的事情。本来，他能内视到丹一片明亮，那是神丹将成未成，好比妇人怀胎七月。然而这时他再内视，却发现丹田亮光黯淡，且时明时灭。

蔡缪想，这样怎么能成？孩子已经丢了，这颗丹岂能再丢？于是，他努力忘却家中发生的大事，专心致志。

半月后，老管家来到山上，说他派人到临川去，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玄明的家，然而那家人却说他还是五年前回家一次，至今再没见面。老管家又说，他已又派人到别处找去了。蔡缪点头说一声“那就找吧。”再无别话。

两个月过去，老管家再度上山，然而蔡缪也再度入定。把他唤醒后报告道：派人找了许多地方，但哪里也没见玄明道士与惜惜母子的影子。蔡缪说：“知道了。”接着闭上双目，坐在那里像泥塑菩萨一般。老管家冲着他苦笑再三，摇头再三。

而蔡缪在此后的一年多里，入定一段，苏醒一段；再入定一段，再苏醒一段，就像一只渐老渐熟的蚕。

蔡缪最后一次醒来，觉得身心发生了重大变化：他不思饮食，也不用饮食，睡意全无，精神抖擞，只是夜以继日静坐修功。而且，连鼻口呼吸全无，脉搏也如有如无，眼前时现白光。蔡缪明白，这就是丹经上讲的“神满不思睡”，就是万分难得的“大定”境界。大定便有大转换，外部高度静定，内部气药便将结成神丹。这时的他，大喜却大静，一心静等“出神之景”。

数日后的一天凌晨，蔡缪坐着坐着，眼前的白光突然异常明亮。过了

一会儿，那白光中又有金光出现，外视，它通天达地；内视，它充满全身。再仔细往丹田里看，只见一粒明珠熠熠生辉，金光灿灿。

结丹了！结丹了！这是一粒神丹。这是一粒会让我成为“人仙”的神丹！

蔡繆睁开眼睛，慢慢站起身来，怀着一种无人知晓难以形容的大喜悦慢慢走出静室。

他在院中站立片刻，便去打开道观大门，走到了外面。

到路边那块石台上站定，放眼东望，只见一颗圆圆的红日正从茫茫人烟、滚滚红尘中喷薄而出。啊，金丹。金丹。天人一理，无人合……

蔡繆那种无人知晓的大喜悦，难以形容的大喜悦，此刻全化作热泪汹涌而出！

他没有感觉到，此时有一群军人正手持刀枪飞快地拾阶而上，到达他的身边。等他听到声音，便是军人们的厉声喝问：“盐寇在哪儿？快说快说……”

蔡繆不知该怎么说。因为他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。他慢慢扭过头来，瞥了他们一眼，又转脸向那颗太阳看去。

就在这时，他突然觉得左边脖子受到一击，麻了一下，他眼前的景象立即变了：那颗太阳不知为何腾地跳了一跳，紧接着就与天地一块儿跳跃、旋转起来。太阳熄灭，天地浑沌一片，一切都堕入黑暗无边的深渊……

焕儿此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。他是听见主人开门便急忙起来，躲在门旁远远地监护时看见的。那种景象，让他吓得尽了一裤子稀屎。见军人们又向观中走来，他没顾上收拾裤子，便慌慌地跑进“三清殿”，藏到了太上老君神像后边，才没被军人们发现。

一直等到军人们叫骂着走出道观，其声音消失在山下，焕儿才战战兢兢地出来。他到观外无声地哭过一阵，回去找了一条棉被、一条床单。他用棉被盖住主人的躯体，而后，用床单裹了主人的头颅。背在身后，趑趄趑趄走下了山去。